

前 言

《苏家屯文史资料》第七辑已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辑内容是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与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的史料。

鉴于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曾在我苏家屯各地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鉴于我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参与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第二十四路军所组织的每一军事行动，鉴于革命先辈李兆麟等均在我区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我们特组织人力四下采访，搜集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整理出《燃烧在浑南地区的烽火》等三篇文章，以资纪念并为史家整理这一阶段历史提供一份佐证材料。

为了使读者了解救国会和义勇军整个活动的来龙去脉，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翔实程度，我们节录了革命先辈冯基平，夏尚志等同志的五篇回忆录中的有关材料，附于篇后供参阅。

我们期望这本小册子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有更多的参与者与知情者把更为丰富的有关材料提供给我们，使下一集有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资料本更为充实，更为生动，更为有价值。

请各界人士对这本小册子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燃烧在浑南地区的抗日烽火	
景作成、供稿 葛崇峰整理	(1)
随刘海泉抗日亲历记	(王恩荣口述)
师守章、景作成、聂尚英整理	(15)
天地荣的抗日始末	(穆旭文、李德生口述)
刘正远 王玉复、整理	(21)
附：	
冯基平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回忆	
刘世泽摘录	(27)
夏尚志视察东北抗日活动的回忆	
陈兴太摘录	(32)
我到沈团搞地下工作的经历	
候新回忆 刘世泽供稿	(37)
林郁青组织农民反日会的回忆	
李全操供稿	(40)
吴雅卿对我地区抗日活动的回忆	
李全操供稿	(47)

责任编辑

郭 尊 山

聂 尚 英

葛 崇 峰

燃烧在浑南地区的抗日烽火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旋即侵占了我浑南地区一带—即浑河之南，辽阳以北这片丰腴的土地。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血腥屠杀，疯狂镇压，激起了当地爱国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部分爱国的官兵置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密令于不顾，留在家乡，自发的组织起抗日武装。流亡在北平的东北民众，组成了抗日救国会，并委派专人遣回东北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组织起“东北抗日义勇军”、“农民反日会”，以抗击日本侵略者。当时，来到我浑南地区宣传并组织抗日活动的，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冯基平（化名冯乃革），执委夏鹤天（化名夏尚志），赵振国（化名赵殿良），委员张俊武（化名张一吼），李兆麟（化名李烈生），林郁青（化名李春发），杨受天等多人。他们领导了我浑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爱国军民“驱逐外敌、光复故国”的士气。

有关我浑南地区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二年末的抗日活动，史书至今尚无完整的记述。即使有所论及，亦是众说纷云。为了澄清史实，还历史本来面貌，我们参阅了有关资料，走访了当年抗日义勇军的部分领导人，战士以及尚存于世的知情人士，反复核实来源于方方面面的大量材料，汇集而成文，以飨读者。

一、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当时身在北平的东北民众纷纷要求返回家乡抗日救国，于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北平奉天会馆内，召开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动员大会。会上决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推选出十一名常委组成领导机构，以主持日常工作。当时的常委中：冯基平、葛瑞冥、张文藻等人均系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扩大党在救国会中的影响和实力，又吸收了部分大学生参加到救国会中来。我苏家屯区大洼人张一吼原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一九二九年迁居北平，考入中国农业大学，家住北平市西郊区团委书记胡乔木的后院，和胡乔木同志经常来往，深受影响，便积极要求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经胡乔木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反帝大同盟。冯基平便布置张一吼组织力量向东北宣传抗日救国。张一吼发现辽阳烟台区小荣官屯人李烈生、杨受天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就介绍他俩参加了救国会。随之胡乔木又转过来介绍李烈生、张一吼、林郁青等参加了“反帝大同盟”。

此时，我浑南地区民众在北平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影响下，抗日武装力量已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组织起来，各自成立队部，为首人物自任司令。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各部：以刘海泉为首的义胜军，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新台子村；号称全胜的陈景珍部，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大庄科村；号称保胜的曾殿印部，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武镇营村；号称天地荣的李巨川部，队部设在现灯塔县李大人屯；穆俊峰部，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五里街；号称燕字队的沈宝琳部，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蛤蟆塘村；号称大祥字的吴殿祥部队部设在本溪县歪头山村；林子升部，队部设在现东陵区浑河铺村；号称徐黑虎的徐虎臣部，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后黄花甸村；号称平日队

的肇俊峰部，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蛇山子村；号称崔小狗狗的崔洪武部，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陈相屯村；号称长江队的崔恩洪部，队部设在现苏家屯区李英守村；于志超部，队部设在现东陵区荒山子村，后迁至迷士屯村；号称三省队的张汉民部，队部设在现灯塔县金家洼子村。

此时浑南地区遍布抗日的烽烟，只待一把烈火把它点燃。

二、三次整编抗日义勇军

一九三二年一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遣张一吼、李烈生、杨受天等三人，返回家乡地面宣传组织抗日救国活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将浑南地区自发的抗日武装所辖一千五、六百人整编成五个队：崔洪武被任命为第一队司令，所部二、三百人；崔恩洪被任命为第二队司令，所部四、五百人；沈宝琳被任命为第三队司令，所部五、六百人；张汉民被任命为第四队司令，所部一百多人；张振宇被任命为第五队司令，所部二、三百人。

救国会规定各队自筹枪支、弹药、马匹、军饷、给养。按划分区域分头占领地盘，扩展实力。这些武装组织的建立，名义上为弹压地面，维护治安，实际上则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成为当地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

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至当年六月，冯基平又带着救国会的委任状来到辽沈边区大洼、小堡一带活动。在张一吼等人的工作基础上，对原有抗日武装重新进行了整编，在三家子陈楚英大院召开了各队首领联席会议，有四、五十名首领人物出席了，这个由冯基平主持的会议。他首先宣讲了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号召“联俄、联共、抗日救国”。指出只有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才能战胜日寇的侵略，才能挽救中华

民族的危亡。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编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任命苏景阳为司令，实际由冯基平行使参谋长职权。将抗日武装三千五百余人，重新编为五个支队，一个直属骑兵队。任命沈宝琳为第一支队司令；崔恩洪和张汉民合并为第二支队司令；李巨川和穆俊峰合并为第三支队司令；于志超为第四支队司令；肇俊峰为第五支队司令；苏景阳兼骑兵队司令。苏景阳后来畏敌潜逃，由李兆麟接任骑兵队司令职务，并领导全军。

一九三二年七月至十一月，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委赵殿良（又名赵振国）带着军委任命状来到今苏家屯区陈相屯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赵殿良系东北军研究班毕业生，为张学良将军所亲信，颇有号召力。赵殿良被任命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司令，陈相屯人吴经阁被任命为参谋长。有三、四十人出席了在陈相屯召开的各支队首领会议。此时，冯基平因没能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关系，已返回北平。会上，各支队首领都表示愿在赵殿良领导下重新统一整编。集中力量打击日寇。于是，重把原有三千余人整编为五个支队。吴殿祥为第一支队司令；沈宝琳为第二支队司令；林子升为第三支队司令；徐虎臣为第四支队司令；王仲一于打沈阳后改编为第五支队司令。

浑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经由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通过三次整编，已形成了统一领导的格局，不仅壮大了声威，挫折了日寇的侵略气焰，而且鼓舞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

三、抗日义勇军的辉煌战绩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全体官兵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宣布立即攻打铧子沟。这是抗日

义勇军和日伪军在我浑南地区的第一次大型战斗。经过激战将日伪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并活捉了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久留岛，把他带到三家子，召开群众大会，拿其示众。群众强烈要求处决久留岛。冯基平、李烈生召开义勇军骨干会议，权衡利弊，大家一致认为，久留岛是当时东北地区八大矿矿长之一，处决他会引起日伪军对浑南群众施加更残酷的报复行动，对抗日义勇军开展活动也有所不利。便决定一面说服民众顾全大局，一面迫使久留岛同意我方提出释放条件：保证今后不再进犯义勇军，并给义勇军一些枪支、弹药。直到久留岛同意了这些条件，才于关押后的第三天将他释放，在此同时缴了铧子沟警察署的全部武器。这次战斗既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又给群众以很好的影响，，好多人纷纷要求加入义勇军。

一九三二年三月末，释放久留岛不久，又决定攻打“洪盛团”。洪盛团系投降日寇的汉奸队伍，打着日本国旗，到处烧杀掠夺，还经常骚扰义勇军，民愤极大。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各支队千余人密切配合，将洪盛团三百余人一举全歼在韭菜台村，缴获枪械一百五十余支，还有若干子弹物品。这是义勇军攻打日伪军的第二个大型战斗。从而，进一步鼓舞了义勇军的士气，削弱了日伪军的威势。这次战斗，使义勇军又受到一次战斗考验，觉悟程度进一步提高。这一切，给以后攻打“南大会”乡团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九三二年四月，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通过几次战斗，士气越来越高，勇气越来越大，进一步坚定了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为拯救中华民族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的决心。进而联合各路义勇军五、六千人，发起攻打“南大会”的战斗。这是我浑南地区

义勇军和日伪军的第三次大型战斗。“南大会”系乡团，是投降日寇的汉奸地主武装。它们不仅鱼肉百姓，团总王荣阁还勾结日寇偷袭我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第二支队设在李英守屯的长江队队部。所以，当发起联合战斗动议后，取得了各路义勇军的积极响应，形成了参战人数最多，规模较大的一次战斗。经过激战，将以铧子沟炭坑、黄堡为中心的东起本溪界，南至太子河，西至铧子沟，北达柳河子的占地方园三十华里，成员千余人的“南大会”打得四分五散，溃不成军。

一九三二年五月，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在几次战斗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又决定攻打辽阳城。城内驻扎着日本关东军，在敌人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义勇军采取诱敌出城的战术，把驻扎在辽阳城内的日本关东军引出城外。当敌人的一个中队进入拒子山山口时，我伏兵四起，集中火力，速战速决，仅用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全歼敌军一百五十余人。当敌人得知上当，增援部队续派出来时，战斗全部结束，义勇军已经转移到山里去了。敌人再不敢轻举妄动。

从当年三月至五月我浑南地区义勇军与日伪军战斗不下百次，都程度不同地给敌人以一定打击。以上所述四次战斗，更是打中了日伪军的要害，进一步壮大了义勇军的声威，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

四、抗日义勇军为严明军纪所做的努力

义勇军的领导阶层，基本上认清了维护严明的军纪，是取胜和赢得民心的重要保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驻扎在李大人屯的李巨川所部，第二号首领李芳林和孙麻堡一名妇女通奸。李芳林拒不听李

巨川劝阻，还当场向天空和地下各打一枪，表示对号称“天地荣”的李巨川不满。李巨川当时未做什么表示，但当李芳林再去孙麻堡寻欢作乐时，便派副官处长杨福臣带领人员将李芳林就地处决了。以此教育全体官兵必须严守军纪。

陈景珍部驻扎在现苏家屯区大庄科村时，一名士兵与一名农家妇女勾搭成奸。陈景珍立即在现苏家屯区新开河村召开军民大会，把违纪者拉到台上，当场执行枪决。当其它士兵提出此事与那个妇女的引诱不无关系，为了平息士兵的不平，又当场枪杀了那个妇女。从此，这支队伍就更为得人心了。

刘海泉部驻扎在于洪堡时，曾收编了名号叫张风阁，宋扁嘴子的两名营长。这两人居然劝刘海泉率部投靠伪“靖安军”。刘海泉听后安慰他们说：“等我考虑考虑，明天再决定”。两个人信以为真。次日早晨刘海泉却派人将他俩捆绑在全体官兵面前，揭穿了他们的劝降阴谋，当即押到于洪堡西荒甸子处决了。从而更加坚定了官兵们的抗日决心。

类似这种情况，在其它支队出现，全都严罚不贷。因而博得广大民众的称赞和支持，当时抗日义勇军本身是一无所有的，士兵的枪支、马匹是自己借来的，人吃马喂也全是打白条子从各村各户借。当地群众明知不定还上还不上，还是愿意供给。原因就在于他们基本上是抗日救国的，纪律严明的。

五、抗日救国会深入民间开展活动

一九三一年底，北平“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胡乔木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部署，在张一吼家召开了会议。胡乔木在会上宣布由张一吼、李烈生、李春发三人组成“反帝大同盟”北平东北支部，李春发任支部书记，张一吼、李烈生为

委员。他们三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便返回家乡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农民反日会”开展分粮斗争。同年在阴历四月十八日的各地娘娘庙会上，散发了抗日救国，开展“分粮斗争”的传单。翌日，首先在小堡开展了分粮斗争活动。此时，冯基平正在这埋组织与扩人抗日义勇军。把“反帝大同盟”改名为“农民反日会”。义勇军每到一地，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还通过“农民反日会”，组织三五人为一派的串连活动暗中秘密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并积极组织群众广泛建立“农民反日会”，开展反满抗日活动，支援义勇军打击侵略者。当时正逢农民普遍断绝口粮，李春发等便不失时机地组织骨干力量，通过“农民反日会组织开展分粮斗争，当即解决了农民和义勇军缺粮的燃眉之急，稳定了军心和民心，团结壮大了抗日力量。

一九三二年六月初，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委，共青团员夏鹤天化名夏尚志带领十几名干部到辽沈边界地区大洼、小堡一带视察工作。六月中旬到达奉天（今沈阳）南关李烈生家由其母找人带路将夏尚志等送至小堡会见李烈生和李春发。这时，冯基平已回北平，听过二李的汇报后，决定先抓抗日武装的建设工作，同时继续发展“农民反日会”组织。夏尚志、李烈生、李春发、田黎平等，先到本溪桥头一带视察，打算把浑南辽沈边区义勇军和本溪桥头一带义勇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但因武器，服装等实际问题难以解决没有达成协议。返回小堡后，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成立了“抗日临时工作委员会”。夏尚志出任书记，田黎平、李春发、丁济阳、李烈生、张一吼为委员，并发展吴雅卿、李超一、李兆彬、杨兆元等人为共青团员。在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委员们分头到小堡周围、大洼、大堡、荣官屯等村“农民反日

会”中去，做组织发展工作。农民反日会很快由几十人发展到二、三百人。其中妇女吴雅卿、杨长秋、李兆彬等四、五人还成立了妇女支部，杨受天夫人吴雅卿任支部书记。将杨兆元、赵长和、关永严等少年组成少先队小队，任杨兆元为少年先锋队队长。当时由于没有和“满洲省委”接上关系，直接接受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双重领导。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正值铲头遍地的时候，地主、富农随便压低农民工价，粮行上涨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这时冯基平就提出发动“农民罢耕涨工钱”的主张。冯临回北平前再三部署，要求“一定要搞起罢锄斗争”。小堡农民反日会在夏尚志的领导下，迅速开展了“罢锄斗争”。凡参加者皆放下锄头拒绝出工。斗争相持了三、四天，地主、富农看农民真不给干了，怕草苗一起长，影响收成，只好被迫同意了农民的要求，将工钱普遍增加一倍左右，斗争取得了胜利。继小堡之后，大堡、大洼、荣官屯等各村，也相继掀起了罢锄斗争高潮，并取得胜利。

一九三二年八月初，在抗日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又发动一次抢秋运动。在小堡农民反日会妇女支部书记吴雅卿率领下，掀起了所谓的“包米斗争”。在斗争开展之前，夏尚志给骨干分子讲了话，号召大家靠斗争解决六、七月间断口粮的问题。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趁小堡地主关子绵全家搬进奉天，吴雅卿就带领妇女专找他家的苞米地，将青苞米分批劈下来分给断粮的农民。苞米斗争一直坚持了半个月，共将六十市亩青苞米全部劈下来分吃了。在这个胜利的鼓舞下，我浑南地区的抢秋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此时，张一吼住在陈相屯义父家，便在那里领导了陈相屯周围各村的抢秋运动。这次抢秋运动不仅解决了农民

缺口粮的燃眉之急，同时也支缓了义勇军，提高了抗日救国会的威信，使日伪敌人看到中国人民群众的力量。

六、抗日义勇军两次攻打奉天城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拂晓，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和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罪恶的时候，为了惩罚侵略者，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秘密决定各路义勇军联合攻打奉天城。当时，我浑南地区义勇军正在整编，仅刘海泉、天地荣、保胜等队伍的首领参加了在娘娘庙召开的攻打奉天城誓师大会。会上，当场处决两名日本侵略者以其血祭旗。然后便分路攻打奉天城。我浑南义勇军刘海泉部进军至小河沿一带；天地荣、保胜等部进军到日本站（即如今沈阳南站）附近，但因和指挥部联络不上，未能顺利挺进，只好不战而退。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委，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以赵殿良为司令并联合各路义勇军和乡团共六、七千人，打响了第二次攻打奉天城的战斗。六月初，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张学良将军密令赵殿良率军向奉天城日伪军发起进攻。其目的是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在日伪方面准备大肆庆祝之先，狠狠打击一下日伪的嚣张气焰，以推动东北民众抗日新高潮的到来。

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军长赵殿良和参谋长吴经阁，于三月初便来陈相屯一带宣传抗日救国。首先由救国会拨款在奉天城内保安堡买下三间青砖瓦房做联络站，成立救国会沈阳分会，由吴经阁的儿子吴大钧（现沈阳市和平区政协委员）做联络员，开展抗日工作。随即又于六月在陈相屯成立了指挥部，定名为“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指挥部”。接

着派人联合各方面抗日力量，一方面联络事先打入敌伪”靖安军“内部王仲一和伪军有关人员做内应。王仲一系吴经阁的徒弟，在靖安军进驻飞机场时，是经救国会派他打入敌人内部的。准备工作就绪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在浑河铺三义庙内，召开了义勇军骨干人员军事会议。予会的各路义勇军首领四、五十人，在赵殿良的主持下，举拳宣誓：“振中华、逐日寇；秉大义、不扰民；听命令、要齐心”。并决定于八月二十七日晚十一时分路齐攻奉天城。正逢当日晚天降大雨，浑河水位上涨，义勇军事先没有准备好船只，无法渡河。因而临时把进攻时间改为二十八日晚十一时。我浑南义勇军是分四路进军的，东面以燕子队为主力，东南以大祥字为主力，南面以林子升为主力，西面以天地荣为主力。相约同时进攻。

燕子队司令沈宝琳带领所部七、八百人，联合边界各山林队从东面进攻，砍断了围城的电网，攻占了兵工厂，消灭日军一个连，并缴获若干枪支弹药；还破坏了无线电台，打死打伤守护电台的日伪军十余人；此外，还攻占了讲武堂兵营，迫使一部分靖安军自动缴械投降。

大祥字司令吴殿祥，带领所部三、四百人和崔洪武司令所部的一百多人，从东南面进攻，包围了大东航空处，在打入靖安军内部的王仲一连长的有力配合下，我张玉庭队长带领队员摸进了航空处，用刺刀扎漏油桶，点燃了飞机仓库。顿时烈火冲天，枪声大作，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纷纷逃蹿。此役共烧毁敌机八架，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抓获俘虏（皆日军）十二人，带往山城镇皆处死。

司令林子升带领五十多人和沈界八个乡团配合共七、八百人，从南面进攻，将勤石胡同西头至头条胡同的电网割

断冲进了大南关，占据了药王庙（即今胜利电影院所在地）。敢死队队长李精英在激战中大腿负伤，抢下火线后，其余战士们继续顽强战斗。日寇出动了坦克、火炮、机枪疯狂反击。义勇军由于没有重武器，无奈退至背胡同里坚持巷战，沿街民众大力支助，将桌子、板凳、机器抬到大街上阻止敌人前进。

西路以天地荣为主力率七八百人，并取得沈界各乡团支持，由西路进攻。时清而已先攻破，唤醒了日寇的警觉，便从东开来装甲车、大炮，以强大兵力阻击义勇军的进路。

四路义勇军直战斗到拂晓，由于敌人又上来大批援军，我指挥部判断情况已于义勇军不利，难以取胜，才接督师会上的决定，用烽火发出撤退信号。

经过这次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创，破坏了航空处，烧毁了飞机库并烧毁敌机八架（另有烧毁敌机二十七架说法，待查），缴获步枪数百支，机枪五挺，打死、打伤、俘虏日伪军数百人。义勇军方面，亦有较大伤亡。第一支队司令吴殿祥率所部三十余人退至浑河时，由于水流湍急，船被敌人打翻，三十多人全部落水牺牲。敢死队队长李精英战斗负伤，在李相屯医治四十余天，终因流血过多，药品缺乏而丧生（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

这次攻打奉天城，弄得敌人胆颤心惊，日夜不安。在国内，国际上都引起一定反响，达到了预期目的。事后张学良将军拨款奖励义勇军官兵，每人奖现洋三至五元。

七、抗日义勇军的解体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九月，由于日寇屡遭打击，特别是在奉天城被两次攻打之后，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开始对各地抗日义勇军加以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伪政权机构相继

建立起来之后，地主豪绅、汉奸走狗又活跃起来，再加上义勇军领导成份不纯，相互冲突，在日寇组织强大兵力进攻和诱降的情况下，又缺乏正确的、强有力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这些因素导致了义勇军的解体。

最先，是长江队被辽阳”剿匪司令“王殿忠打散。其司令崔恩甲被诱投敌，在柳河子成立起伪乡团，他当了团长。接着，汉奸于芷山又带”靖安军“打散了全胜队、半日队。其首领陈景珍逃跑了，肇俊峰气疯了，在奉天大街上大骂日本和汉奸走狗，不久失踪了。崔洪武被日伪改编为护路队，后被燕子队沈文鼎打散，崔洪武逃到北满去了，余部被燕子队、天地荣收编。年底沈宝琳叛变，出卖了队伍，变卖了枪支，携款逃进了奉天城。天地荣首领李巨川中了日寇的调虎离山计，被日寇抓去从十里河车站带至辽阳，残酷地将他用电椅子电死了（解放后已被追认为烈士）。刘海泉带队撤至东边道，继续抗日，其中师军等部分官兵撤到关内后，参加了工农红军。夏尚志等领导人相继离去到异地工作。至于李兆麟，又化名孙正宗，候新化名候维民，孙乙太化名王子明，他们于一九三二年年末，先后到木溪三坑、五坑当工人，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是在东北抗日救国会领导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在救国会里起着直接领导的作用。但在当时，领导力量毕竟还是薄弱的。义勇军虽经几次整编，终因武器装备不足，官兵成份复杂诸多原因而最后解体。尽管如此，抗日义勇军披肝沥血为抗日救国敢打第一枪的精神，身经大小上百次战斗所体现的勇于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为民族雪耻史树立了楷模，为坚定全民族抗日树立了信心，为抗日斗争的全面开展点燃了第一把烽火。他们英勇战

斗的光辉事迹，至今仍在浑南地区广为流传，而且还将一代一代传下去，持久地振奋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愤向上的精神………

（此文系根据冯基平、夏尚志、林郁青、吴雅卿、侯新、孙乙太、王恩荣、穆旭文、张玉庭、吴大钧、李德生等人的书面回忆和口述材料整理成文的，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景作成 供稿

葛崇峰 整理

随刘海泉抗日亲历记

一九三一年冬，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

当时，各地均有东北军和爱国志士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活动在新民、辽中及沈南苏家屯地区和辽阳各地，其中刘海泉部是一支较为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下面记述的是我在这支队伍里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挥师东上，坚决抗日

刘海泉系辽中县刘二堡人，出身农民，初通文墨，二十四岁参加东北军，由一般士兵晋升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十七旅二十一团团长。该人上中等身材，鼻正口方，二目炯炯有神，性格豪爽刚毅，为人可亲。在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刘海泉毅然率大部官兵挥戈东进，奔赴抗日最前线。

当时，我是东北军第三教导队三连二排的排长，在向关内撤散寻找抗日组织时，在唐山与刘部邂逅相遇，随即参加了刘部。同时参加的还有原东北军二十一师师长王伦部下营长张乃涛。刘自称司令，将队伍改编为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张乃涛，第二团团长周作华（原东北军军官）。全队共九百多人，步骑各半，武器装备不齐，但士气高昂、抗日决心大。队伍经唐山、绥中、锦州向东挺进。所到之处，宣传抗日主张，搜集地主富豪大户的枪支弹药，实力不断壮大。